

散文

南昌三记

■柴树果

产党人之初心。

滕王阁

那一天，登临滕王阁，正阁三檐下匾额上，楷书题写“东引瓠越”，大气、磅礴，我知道此句出自《滕王阁序》……古往今来，多少人迷恋，又有多少人人为之沉醉。欣然寻至楼阁五层，伫立序文前静默许久，虽不能背诵，且依然流利吟咏：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瓠越。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雄州雾列，俊采星驰……

滕王阁——坐落南昌赣江东岸，回环俯仰间，楼宇精美壮观，结构灿然奇巧，名冠江南三大名楼，独领西江第一楼，落成距今已历一千三百余载。

当年唐王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被封到南昌府时，其府地偏僻沉寂，恰如白居易所描述的“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李元婴无奈这般冷寂，便调集工匠，历时三载，建造了这个楼阁，落成数十春秋，并无凡响，因一次重阳日酒宴上，初唐诗人王勃应邀到场助兴，即席题吟一首骈文《滕王阁序》，其文采飞扬，辞藻华丽，语惊四座。一吟而知气象，一观陡增伟岸。自此，滕王阁就像施了魔法，名声鹊起。

“胸藏万汇凭吞吐，笔有千钧任翕张。”想象王勃那一刻，奇思翩然，妙语连珠，瞬间化为黄钟大吕。文章由洪都地

势、人文写到宴会，再到江阁异景、怀才不遇，整篇眺望辽远，情景鲜明，主题宏阔，洋洋洒洒，一气呵成。乃非文韬难成华章。有道是自古英才多寂寥。王勃身处那般时世，尚无关系后台，即使看父途中不溺水身亡，也难再封官爵。

纵观高阁，今非昔比。历经二十九次重修，滕王阁，壮观恢弘，瑰伟绝特，蔚为大观，扬唐宋建筑之风采。沿楼梯而上，犹如登上一艘启航巨轮。凭栏远眺，江花映日，梅岭西来，赣江涌着潮白浩荡北去；睥睨一江两岸，楼影波光，亭阁相映，绿微横翠。陶然间，轻吟“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别有其韵入怀，始叹乃本色之美。

老街

一个艳阳日下午，我从驻地——江西饭店出来，独自沿着八一大道北行，掠过一段繁华闹市，临街路口西去，漫步数百米，就看到了古朴、陈旧的老街。这里人车杂驳，商铺相倚，偶见铺前搭有地摊，摆放日用杂货和各色果蔬。转角处，一位老妪银丝白发，身着江南青色手纺布衣，坐在马扎上，向路人兜售自制的特色小菜。那独有的气场，成为老街上的一景。这时，一个穿连衣裙的中年女子情不自禁停住脚步，她蹲下拿起竹夹，夹起这个闻闻，夹起那个嗅嗅，但她并不张罗买，此刻，我见老人眼里迸出异样目光，那目光里有期待，有愤懑也有忧伤。

裹在现代楼厦里的老街巷，窄而长，

灰而幽，仿佛带你走向时间深处。在巷子拐角处，却隐落这样一个灵秀所在——“八一”起义指挥部旧址（朱德旧址）。青灰色两层小楼静静兀立，时下并未向游人开放。据说，室内所有陈列，都是朱德住时用过过的桌椅床具。这个小小的“角落”，让我窥见了它曾经的波澜。

离开南昌头天晚上，诗歌联谊会结束后，江苏徐州的朱世笑老师提议出去小范围聚聚。我们一行十人，走出宾馆款款南行，漫步约半个时辰后，拐进了老街深巷。当然，我们是寻着特色美食而来。九点以后，巷弄里已是人影稀疏，店铺陆续开始打烊。此时，我们来到一处三岔巷口，灯光暗淡下来。伫立凝望，前方不远处透出迷离灯光，感觉定会有烟火气象，这时，作家周千山、江金燕说，我俩先去探寻下再作打算。果然，很快电话约我们过去。在灯火阑珊处，一开二层小楼酒店，走近，店主人正站在橘红色灯光下，热情招呼我们上楼。

不必问及酒店特色佳肴。打开斑斓菜谱，便已搅动起我们味觉。南昌炒粉、爆炒肥肠、藜蒿炒腊肉，以及米粉鱼……这些都是南昌人舌尖上的美食。品回味瞬间，让我们记住了他乡难忘的一次欢聚。

返回时夜已很深，蹒跚迂回在蜿蜒的巷陌里，足音蹙然悦耳。



冰雪赤麻鸭摄影 赵国君

杀猪菜

■师玉洁

里上班，并没见过农村冬天杀猪的场景，也是一路兴奋地问东问西，我便一路走一路给二姐介绍起来。

李鹏家就在宇宙地镇，离我家小院并不远，女主人小丽也是特别勤劳善良的人，不仅养猪还养了好多只羊，李鹏在农闲的时候就当泥瓦工师傅，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说话间李鹏家便到了。一进门，院子里早已聚集了很多前来帮忙的邻居，好不热闹。在农村，不像是在城里，谁家有个大事小情的，左邻右舍的都会不请自来，帮着忙乎。李鹏看到我们，热情地迎上来说：“今天杀猪，不巧赶上下雪，快进屋坐炕上暖暖和和。”女主人小丽在厨房边忙碌地招呼着客人，我很想帮忙，但是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的我又无从下手。干脆，我就不帮倒忙了，不过拍照录视频还是我的强项。

要说吃杀猪菜，我最喜欢吃的是猪血肠。这不，眼看着一位大哥用他那娴熟自如的手在灌着猪血肠，旁边的几位大嫂边打趣开着玩笑，边不断地用勺子搅拌着盆里的猪血，我不知这是为何。于是，便问大嫂，大嫂告诉我说必须得不停地搅拌，否则猪血就会很快凝固了，她还说灌猪血肠必须掺上适量荞面，剁碎的猪油，切碎的香菜、葱末、蒜末、姜

末和各种调料放入血里，然后搅拌均匀。再用一个自制的漏斗注入洗干净的猪大肠里，一边听着她们的讲解，一边看着她们的实操，我终于弄明白了灌猪血肠的整个过程。

随后，我的镜头又转移到了院子里的大铁锅里，锅里快熟的方子肉散发着诱人的香气，就连那飞舞的雪花儿也被这漫天的肉香熏醉、融化。

奎嫂把提前用开水炸好的干白菜团儿放入煮好的肉里，中火炖上一个小时，一锅大东北杀猪菜眼见着就好了，那弥漫在半空中的肉香合着血肠独有的香味儿，伴着雪花儿，一并涌入鼻中，那感觉，让人沉迷。

好客的小丽将所有的桌子摆在了客厅和凤档里，热情地招呼着大家入座，随着杀猪菜、猪头肉、猪肝、猪血肠、酱油蒜末、辣椒油和自家腌的咸菜陆续被大家端上桌来，请来的邻里们便开始大快朵颐，也许是酒刚刚在火炉上温过的缘故，人们喝的也是“面红耳赤”。酒至酣时，还要来上两拳，当然是划拳了。桌上的邻里吃着、唠着、让着、笑着。窗外，应景的雪花儿好似被这满屋的热情所吸引，蜜蜂着在窗前飞舞。

旁边的大嫂见我不吃肥肉，便说让我尝一小口儿，我不断地摇头，但我又看

见大家吃肥肉的时候吸溜吸溜吃得香，便也忍不住想尝一口。于是鼓起勇气试了一下。当我把一块儿肥肉放到嘴里时，那种感觉我只能用香、润、滑来形容了。真如那位大嫂所说，肥而不腻，口感特别好，自家养的猪就是不一样。

李鹏说，这里每年到了大雪前后家家户户都杀猪，杀猪仿佛成了过年的序曲，杀完猪就用杀猪菜来招待前来帮忙的人和远道而来的亲朋好友，这已成为当地农民的风俗，因为每到这个季节不仅是农闲时节而且在猪圈里养了一年的猪到这个时候也正肥。二姐听了之后，立即决定明年她也来小院里养一头，她还说明年的这个时候她也邀请大家吃杀猪菜，她说，这吃的不是杀猪菜，而是浓浓的乡土人情。

离开小丽家的时候我没有说过多的客气话，因为她们的那种勤劳、热情、纯朴、善良让我无以言说。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在这个寒冷的冬天，一顿农村的杀猪菜，一些淳朴、热情而善良的人们，足以为你驱走寒冷，抚慰心灵。

不知何时，雪停了，夕阳漫过天际，染红了天边。



散文

从林西中学到经棚中学

■马守权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教育事业受到高度重视，林西中学于1953年建校，开始在北部旗县招生，因为右旗和克旗都没有中学，这两个旗的高小毕业生都要报考林西中学。我于1956年考进林西中学，我们学校100多名同学报考只录取了30多名，也算是高升学率了。拿着破旧的行李，几件旧衣服，我们坐上了大马车，行走了两天，来到林西中学报到。

走进心仪已久的林西中学，我仔细地打量着我将要在这几度过三年学习的地方，只见校园内几排整齐的瓦房教室，呈正方形、庄重、肃穆而又不失包容地迎着来自四面八方的莘莘学子。学校有个广场，那是学生做操上体育课的地方，学区院的北面，隔着一段几米宽的路进入生活区，几排整齐的学生宿舍和食堂都设在这里，我们几十名来自克旗、西乌旗的回族同学不分年级同在回民灶就餐，食堂是三间小土房，回族师傅杨振华给我们准备一日三餐的小米饭（周六吃一顿馒头），回族男同学同在一个宿舍，彼此间友谊深厚。

学校广场有篮球场，周边是200米跑道，还有跳高、跳远的沙坑，我所在的一年一班，教室的课桌椅都是苏式的单人单桌单椅，全校只有两个班有，其余都是长板凳、长桌，学校有校医室、理发室，音乐室。

我们的校长是参加过“12·9”运动的老资格教育家——于渭汉，那时的老师都很敬业，对教学工作一丝不苟，他们的谆谆教导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班主任陈春林老师，和同学们建立了亲情般的师生关系，他无论是着装，还是教态，都朴实无华、端庄大方、待人和气，板书永远工整规范、字迹隽永，讲课逻辑推理很清晰。记得在几次作文课上拿我的作文当范文讲，课后鼓励我戒骄戒躁、再接再厉，因我是烈士后代，他给我评了最高助学金。很多没有给我上过课的老师，同样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体育老师马守权、音乐老师陈计春、美术老师刘少林等，都是出类拔萃的。

当年林西中学十分重视师生的体育活动，除了每年的春秋全校运动会外，每到冬季各班轮流浇冰场，开展冰上体育活动，因此培养了许多滑冰选手，曾在当年自治区冰上比赛中取得好成绩。和冰上体育活动一样，林西中学也同样十分重视篮球比赛，在篮球场上，大部分克旗学生是主力运动员，如马俊山、袁碧树、刘福福、白树彦、郭金等，在田径比赛中，克旗学生表现也十分突出，白树彦是当时全县男子百米记录保持者，冯士芬是当时全旗女子百米记录保持者。在学习方面，克旗的学生也十分优秀，哈丽明、郝广德等同学都是12门功课全5分的（当时是5分制，即100分），在林西中学念书时间虽短，但我结交了许多好朋友。原林西中学刘万春老师在赤峰、克旗、右旗、林西、承德等地相继组织了10次大型聚会活动，这几届同学大抵年近八旬，但彼此友谊深厚。

1957年9月1日，克旗建立了历史上的第一所初级中学，要求我们在林西中学就读的这届学生全都转学回经棚中学。就这样我们结束了在林西中学的一年学习生活，回到了家乡，成了经棚中学第一届学生。

记得当年转学到经棚中学，当时这里的条件没法和林西中学相比。学校没有围墙，只有四个教室、四间教师办公室和几间学生宿舍，以及一个大食堂。当时全校只有四个班，我们和土城子小学两个初中班混编成两个班，教师多是城镇或农村小学调来的，到了初三那年才配备了洪欲学、王亮等水平高的老师，我们的学习成绩也普遍得到了提高。学校的毕光磊老师抓音乐、体育，我参加了乒乓球队，代表克旗参加了全盟运动会。

冬去春来，转眼之间，三年的学习时间，犹如白驹过隙，匆匆而过，初中毕业的日子来临了，大家都投入紧张的升学考试准备之中，决心以优异成绩向祖国和人民汇报。毕业后，我们原来从林西中学转回来的部分同学又返回到林西去念了高中，部分上了中专，大部分分到各地小学当了教师，从呼市回来后我也当了教师。如今快60年了，这两个中学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林西中学到经棚中学念书的日子，我永远难以忘怀。

散文

散文